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燁

雪樓集卷十七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五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張公卒於京師嗚呼公固博洽通達之士也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閩建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公為博士時猶未識公而舊識識公者人人言公與所

聞同也暨識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薦之明年報命有旨
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上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
公晉居憲幙嗚呼今二十年矣豈謂當執筆銘公之墓
也讀其述曰張氏系出清河支居崇德曾大父汝昌京
學諭大父一新宋承務郎致仕贈奉直大夫父琥宋朝
議大夫崇德縣開國男母恭人葉氏家世為儒至朝議
公而門益大公名伯淳字師道幼已卓然九歲舉童子
科又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縣尉改揚州司户參軍

尋擢進士第監臨安府都稅院凡事五府主轍俾贊其慎議最後者倚之尤專易鎮又挾與俱公亦悉心佐治功冠一府民至今不忘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録然自此歸矣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除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在官二年五祈閒不遂二十八年朝廷重振綱紀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頌美於上前者遣使召問明年驛以入見若冗官若風憲若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清問及之對悉當上心由是大加賞識命至

政事堂將大用之而辭孔力益簡注焉遂為翰林直學士今上龍飛詔命多出其手進階奉訓大夫仍先職知制誥同修國史史成既進無覬幸心即請急以歸明年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一府推尊之事必咨焉行部使者過之輙曰此有張治中在可無庸留也省檄按疑獄衢秀州咸得其情事已因過家與其伯氏相從嬉遨不忍頃刻舍去牓其室曰養蒙若將終焉然不獲遂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

上都還請老不許又明年夏病終于官得年六十有一
有司護匶歸里夫人趙氏前十三年卒以公治命合葬
于崇德州石門鄉通賢里沈莊之原秋七月巳未窆子
男五采永嘉郡文學掾復本還皆蚤世杲尚幼女四孫
男四燦煥爚熂女一讀巳因為之言曰世儒於世往往
扞格不能相諧惟師道也天資高明濟之敏裕疏通豈
弟文事偉如事親惇宗尊賢信友述之者尤亹亹不置
其涖官臨民所歷有風采或能道之至其廉於利澹於

名惟知之者知之耳嗟夫立賢無方殷士膚敏以師道之材逢時遇合何所不可為而僅爾命也歟抑將集於其子也銘曰

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天道地寶可以永好而不可恒保嗚呼師道

僉福建提刑按察司事曾公墓誌銘

曾本鄫也國入於魯而為曾自郲公父子遊聖門而氏遂著南豐先生出而東南諸曾為聞家公上距先生七

世其先徙居撫州金溪譙之宋贈少保貫道宋贈少傅
鈺宋舉進士官至朝議大夫贈少師為公曾祖祖父母
黃氏臨川郡夫人夫人三男子鴻子吏部左曹郎官淵
子參知政事伯仲皆進士甲科冲子字聖和公也少以
父任補官主潭州瀏陽縣簿趙丞相葵宣撫江東西辟
佐吉州節制司居三年州守移温又辟以自助府罷調
臨江録事參軍丁少師憂服除連應杭昇二府辟改官知仁
和縣歲中提轄左藏封樁奉使督運未還除司諸軍審計遷

太府主簿兼刑部郎中出守南安軍積階承議郎未幾
罷郡歸至元二十四年憲臣奉詔選士公起家授承直
郎僉福建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七年以老病匄閒不許
明年代至乃歸大德九年五月某日以疾終得年七十
有八公生而凝粹端敏好學諸先達咸愛之少師嘗病
甚焚香祝天願損巳壽七年以益丈父病尋瘉後果止
七年蚤閑吏事初仕攝太和太和劇邑即有能聲府委
以他務無不力辦裁決皆中機會由是一時名公卿辟

舉交至仁和富民爭財而毒殺女兄粥獄求脫擿其奸
市有刼盜官論十九人以死曰此盜也獄具而公至閱
其狀曰此非盜也將理出之時盜發都城官吏皆當坐
幸藉手以免語共侵公公恚曰後獲真盜吾一官不惜
若十九人命何力伸之獄遂逭俄而果獲真盜所剽具
存衆乃大愧十九人遂雪閩部遠且險吏乗為奸民迫為
亂公行部所至先以牓檄警諭感切之吏相顧聳戢或
棄而去向之山藏澤嘯欲出不敢者得檄皆麇至拜庭

請罪侍御史吳公曼慶來見公所為喜非公分部亦檄使行有囚殺人當死省貴人私出其罪約公莅刑公曰如律則往蒞通鄰妻而毆殺巳妻匄吏蔽以誤殺廉得讞正之奉職往往類是歸而益老治地於南郭命曰樂丘題其門曰生處樂死便埋至是諸子奉其柩以某年月日窆焉夫人氏先鄭後李男子三文樞文機文棟女子三長壻趙某公性好周人之急鄉鄰喪葬必親之年飢必振之持酒縱横卷舒自適與人語惟恐傷之病革

猶衣冠對客無惰容為詩云云將瞑笑而逝先塋文樞

輯公行事如上來匄銘某既諾則念往者將肯蒐羅時

公以故侯家居或以公為言者曰生民休戚惟甚浮閭

里者知之亦必能吏而後能知吏治得失雖令故殊時

然若斯人昔者之敏明又將之清慎而勤力其可余曰

然今視其行事信然然使未老且不病當猶有可書銘

曰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斯古人訓以哀敬折獄

也然或不能審克則利令智昏播糠眯目又烏能若此之堅决彊毅脫民於無辜之戮哉

故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楊君墓誌銘

余自為諸生時見前太學楊君必大所為文或有識之者曰此篤行君子也至元中余待罪臺端將命旁求于野至浙東問官吏爵里有宣慰副使楊某試問之即太學楊君也因録其名氏薦之自是弗相聞後二十年或以隧識介其子天合見余於京師曰父歿久矣而墓石不

文敢藉以請請不已噫余知之何辭費為君字伯起世家臨海傳春秋學曾大父滲宋迪功郎大父定宋通直郎江陰軍教授贈承議郎父元勲宋承議郎知山隂縣事贈朝奉郎母林氏封安人君少孤能自力于學由鄉貢入上庠試藝輙冠群遂釋褐教授南劒㑹長貳缺因攝其州以辦治聞擢教京庠丁林夫人憂服除為户部掌故升録國子連進為兩學博士又丁家難起知台州積階朝散大夫官兵部郎中至元十三年以州歸國城

邑賴以安全就加本州安撫使以病謝事十九年入朝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屬衢婺有寇行省命往治軍至則別淑慝以釋纍囚獲免者餘數萬二十六年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居三年再以病謝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卒于里第得六十有八年以其冬十月辛卯窆于臨海縣興國鄉石鼓山之原循先志也初娶于鄭封恭人又娶於曹五男子天祐天任天合天說天協一女子壻陳處約孫男女九人生平終始一廉得禄輙施

故白首僅給寬厚謙挹襟度洒然善譚論為文下筆立
成有集曰中津亦曰中齋人因曰中齋先生其隧識云
爾以余舊所聞君之行事具諸人者多不著然其清介
敦朴不為赫赫以諧俗取寵益信其為篤行君子也是
宜銘天合早孤今甫世其禄能勤尊顯表發所親之志
是宜可嘉不可辭銘曰
謂為善必名揚乎則比屋可封者奈何不必揚乎則守
一節者亦或載而旌其家矣君子曰彼以其少我以其

多盡我而已遑恤其它嗚呼是惟楊君之墓石有泐勿磨

楊漢卿墓誌銘

國子助教李君鳳言於廣平程某曰僕幸甚邂逅親承下風愛重人物頗習知公之夙心有楊希震漢卿者從母之夫也本單父人其考曰通字伯達甞為魏郡幙僚僑居睢陽又從東明賓生漢卿幼學於鄉先生王清之超悟不羣師逸功倍同輩有爭輙為排解或羣質於師

則為之甲乙曲直不詭不阿師甚奇之父亦曰異時庶
幾闕西夫子乎因命之名少長無所不習旁通譯書燕
南宣慰同里宋公廷秀愛其材欲與俱至京師辭以親
老戮力以奉甘旨考八十妣七十咸以壽終漢卿時亦
半百毀瘠過禮既免喪喟然曰仕或為養也今孤且老
尚復何為因屏迹村墅手抄詩書秉耒耜以率子孫家
由之肥漢卿天性直諒重然諾周急成美有義俠風鄉
黨宗族有難平之事不之郡邑而之漢卿漢卿聲音鴻

爽身容偉如面剖是非可否無所避千金之產百年之仇皆語下立決退而相與守其言不敢少變亦有望廬而退遠畏其知者其配張氏唐鄧鎮守總管之女亦克相夫成家三男子曰謙曰讓試吏有才曰誠四女子一早卒壻曰李某王某宋某皆士族孫男若干人其家浸盛去年春漢卿屬微疾不出戸一日忽獨語曰吾止此耳聚其家人而告之曰生死常理王公猶不得免我死爾輩毋戚也指臧獲曰此輩助爾服勞可均衣食毋偏

也具盥沐衣冠儵然而卒時閏正月十四日也後三十七日辛酉窆于村之西南且遵治命遷祖考妣會窆焉令者僕誠以為漢卿材器若此不幸不仕不少槩見而死心誠悲之公倘不廢言則幸而匄之銘不幸猶幸也余曰諾信如子言古慷慨奇士也然使出效一官則繳繞拘閡亦未必能行其言若是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豈必仕哉銘曰

孝於親信於人穎焉而揚英淵焉而潛珍儗之古先誰

之倫歟

故紹興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固陵蔣君諱世傑字俊民自幼已負英稱由進士入官嘗參建昌軍事云令五十年父老猶誦嘆不忘至元中余識之京師相從夜語典刑碩儒也後又識其二子於江都皆犖犖有父風於是余胥疏江湖之上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太常博士述君里系官次求銘然後知君物故歲月家本光州父諱克勤宰邑象山愛其風土因

家于明君生十四年而象山公没大父母皆無恙君已
能孝長慈幼翕然以和學於舅氏舅氏名士也深器之
宋開慶巳未中進士第尉黄岩遷泰州録事參軍毋喪
釋服還録建昌清敏公勤受舉於前後三太守最後守
念其拯飢盡瘁欲再薦之君力讓其同幙由是益知名
遷安慶府司理參軍沿江制帥素知其材德羅致幕府
通署三司事至立決咸當其情帥問知君所署者輙不
復視即僯筆畫諾與總餉使者共薦君于朝帥既去君

亦還郡郡將倨甚君與抗不懾改授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遷提轄権貨務遂歸國朝浮湛閭里者十二年授撫為路儒學教授始至即去又七年改教紹興居四年而代又四年病卒于家得六十有九年是為大德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先娶于趙繼娶于洪皆先卒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與二配合祔于邑西梁家嶺之先兆始君之將葬其親於此也雨君蔬食露禱者逾月逮事而霽人皆異之生平恂恂廉讓惇厚平恕不欺長幼貴賤待之如

一心無宿怨口無訾詈短人有小善惟恐延譽之後里有疾必調藥手飲之或遂周而振之晨譚草坐無間然焉讀書賦詩迄于没有梅心先生集若干卷藏于家四男子汝致有篤疾汝霖佐郡幕後君五年没汝礪博士也家方以之大汝翼亦登仕版一女子壻曰安陸府儒學教授林理孫男七曾孫男女五銘曰

懷哉蔣君古之善人彌積而長不在其身蔽芾甘棠亦有遺民懷哉蔣君

故徽政院中議田君墓誌銘

至元中裕宗皇帝監國其幸以文墨侍罪禁林時時與諸老近耿光承顧問退坐詹事府廷欵語移日見司徒張公平章王公以謙敏忠勤之姿表裏翊濟儼辰之間無不勝任一時宫府號為得人若田君輩是也田君字吉卿名承祚先自延津徙槀城至君始業書推擇為吏宫府初設官屬起家為侍衛軍掾成宗在邸俾筦常州武進兼總宫府財計辭不就升掾詹事遷提舉備用庫

使檢覈鈎較無纖芥私遷大匠副總管大德初隨府升
副都總管善於其職皇太后累加賞歎進為徽政院長
史賚以燕衣六年轉徽政院中議積階自承事郎至朝
列大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官十年十二月某
日塟於槀城縣某鄉某村之原其孤以太常博士蔣君
所為狀來求銘蔣君故與若同事知君為詳剛特明敏
見義必為其居幙中凡論一事發言盈庭人人自是君
徐起而評之辭簡理盡無不犂然心服咸自謂莫及也

遇有不可必力争不屈一府深賴之每嘆俗日以薄至自忘其桑梓故於鄉黨彌加勤懇因君而仕郡邑者數十人來則館去則𧃁或與其子同升仁厚之言篤實之行見於居官治家者如一誠可謂賢哉丈夫也而歲僅五十有四不究其用柰何娶于陳于李子男四逺奉宸庫提點寧太常奉禮郎亨國子學生貞尚幼女三長壻曰趙㸗中相府譯史三未行逺嘗官武昌甚異其材令閈君大槩人信有所本哉銘曰

大厦之構大匠之掄材無短長用有詘伸何以謂之幕中之畫何以誄之尚世其德

故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巴約特公

墓碑

自昔聖哲開創之初必有股肱心膂之臣翊佐鴻業無有蹤戚悉肩一心上之所以策厲激昂亦非必兼金聯組至論其終所成乃皆卓然非後能及嗚呼盛哉哈里幕北舊國也巴約特氏國中右族也太祖聖武皇帝初定四方哈

里内附巴約特氏内徙有愛伯者來居濟隂重厚沈鷙以五十戸從軍南征力戰死事子曰伊蘇岱爾世其官即昭勇公也世祖皇帝命丞相巴延經略襄樊公在行功多百大山鶴子灘最賞銀鈔八十兩長圍合公被甲先登賞銀鈔百兩明年破復州兵殺其將賞以百戸主帥言賞不酬勞上錫金符加千戸督五路招討十六年改授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録功進階懐遠大將軍管軍萬戸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戸衣服

弓矢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鎮泰州時籍漸丁為兵得萬人以公為欽察親軍指揮使統之公於是以舊職讓其中弟餘則分俸贍之納延之役功多賜金帶明錦以納延姑姊妻之大德三年春二月以病卒於官墓在曹州濟陰之白塔原正室二人托郭先卒子曰嘉琿達曰哈斯襲公符職繼室額蘇掄子曰哈廸牧馬户同知曰延壽側室三人孟格津子曰巴延管領哈喇齊曰靈保次哲古子曰旺扎勒特穆爾廣徳萬户府達嚕噶齊次錫喇克沁子曰哈喇

章尚幼孫男曰呼圖克曰法保公沒後九年而當大德十一年今天子龍飛其冬公子欽承恩旨俾樹碑于公墓公子乃以公事實屬某文之于碑惟公忠勇純誠致身國事摧鋒無前聖明在上以庸詔禄卒能佐興運平四方身佩信符為國大將建邦之畧事君之誼視古無間焉聖上崇德報功俾彰不朽誠萬世一時之偉遇公子又咸英毅有立或踐厥官將必大世其業獨惟文辭弗稱無能發揚而公子既屢以為言敢弗自竭申以銘詩曰

稱戈會周致梟助劉有宗於斯其朝如流惟君之明
藏袴有待惟臣之忠夙夜匪懈上信下孚以勸以愉兵
包虎皮遂長萬夫適觀古初力與時奮豈無其人貴有
令聞嗟爾人子孰不顯親孝為忠基來視琱珉琱珉孔
崇聖明與之宰木維喬子孫樹之

純德郭先生墓碣

大德十年三月十有八日長樂鄉先生郭君卒年六十
二五月二十有七日瘞檴嶺之先塋皇慶二年夏五月

子履拜余京師乞文表墓其友南雄教授陳立翁亦以書謁余曰郭先生死且瘞且祠于校宫而未有易其名稱者此門生故友之闕也皆請曰純德先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居君家君日相從文史甚驩知之深宜莫余若也乃次第其行為之文君諱陞字德基其先辟水開平之難繇期思抱汾陽廟器從王審知入閩至長樂芝山下居焉世明經號書廚郭家曾大父囦大父巳千父正子第進士教授廉州著春秋傳論十一卷是為

存齋先生君生十一年而孤母林力貧節用以教育之
君亦自奮厲於書無不讀尤深經術弱冠已為人師宋
咸淳中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國亡居鄉講學至元中郡
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秩滿丁母艱
服除改吳江州教授代還邑長貳執弟子禮相從問學
方議建精舍於六平山是年冬所居屋西偏所植梅忽
槁死君見之微笑明年春再調興化未行屬清明歷造
隣曲親舊歸課僮僕覔葵栽兩兩植庭下至夕無疾卒

聞者莫不悲啼太息涕泣沾襟曰天何奪吾德人遽甚君平生志慕高尚所至多佳山水游覽談讌無虚日而職無不辦又以學行文章為人所宗名聲籍甚余去閩幾二十年思其人未嘗遺於心亦不謂如是而止也豈非命乎蓋嘗論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為異其詩若文和平沉深不琢鏤以為工其為人疏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為高其為子為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謂之純德不亦宜乎娶李氏二

子㞕沉質魁岍有材畧由太子太傅府長史遷奉議大夫知靖州鼎好學有文龍江書院山長女嫁進士陳嵩先二年沒有易述四書述梅西集各若干卷立翁又曰郭先生性愛梅既葬其子於墓所徧山皆植梅隆冬花開遥望如積雪若見先生之精神標度焉余既題其墓曰純德先生之墓故又表其阡曰梅阡云銘曰

奕奕郭氏明經世閥載生純德允廸前聞王雪擬質星霞耀文可法可尊粹如春温我思其人梅花之原嗚呼

先生尚篤後人

張氏宗會亭碑

宗會有亭東平張氏所以會其宗也宗法之不講久矣相遘於塗未知其孰尊卑執手相爾女視財勢為輕重乃至相搏捽於市朝有司顧獨曰俗不古俗不古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意猶有斯亭又不意猶以斯而名斯亭亭在博昌趙村實張氏令子其所建蓋張氏世家東平金之季年徙大梁又徙歸德

復遷於睢鄴閔顛沛子孫或還東平或居博昌居博昌者為墓於斯奉曾祖考妣衣冠以瘞而遂瘞其父母焉博鄆鄰也歲時子孫上塚不廢由是其意匠斯亭以聚宗族嗚呼人生兩儀中政如萍之生水不蕩於波豈不終壽駢足聚面然而非所必也於非所必之中而求盡吾情司造物者獨不念之乎雖然由宗而言有五世百世之分由張氏而言則有鄆博之别於此而不失其宗以會其同則以念祖宗者而念昆弟由昆弟以及子孫

雖百世可知也語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若張氏所為厚之至也予雅不樂虛文覩張氏所為竊又有請喜而誦之嗟夫人有此心亭有無非所計也家有此亭記有無不必論也然則吾多言哉

冀國王忠穆公墓碑

聖天子既踐阼惠澤充洽宇内訢訢褒寵所加罔間幽顯先是榮禄大夫平章政事王忠穆公既薨之明年朝議邺典議甫定先帝曷成公之嗣子桓帥衛兵扈翊聖

天子龍飛忠勤焯著三宮咸嘉賚之由廣威將軍同僉
徽政院事進階資德大夫徽政副使有旨復伸前議贈
公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冀國公謚曰忠穆配
李氏贈冀國夫人俾樹碑墓所有司欽承惟謹謹按公
本槀城名家考諱善金吾衛上將軍右副都元帥功在
史牒公諱慶端字正甫幼已卓然自異考甚愛之年十
三遭父母憂既免喪即喟然有遠志初為郡莞庫也衆
或乾没公獨不污亦不訐為水軍提領也練士恒如臨

敵軍帥當遠餉和林公請代行訖事而返敗齊冦於老
鸖口授金符為千夫長督城大都議固以覺公請衣以
葦遂省不貲上將賞公曰職也奚功且有聯職頗進在
遂併賞進千户别賜公白金三百兩旌之平李璮公與
有功王師南下助戍清口宋人覘知虚實急攻不觧守
將戰死城欲覆公抜刀誓衆樹柵以守臂毒方劇因割
去之裹瘡力戰城卒以完群盜四起復擊走之進武節
將軍官軍總管領左右中衛兵扈從北征還遷右親軍

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時衛兵雜處因建威
武營以居之經畫田廬各有攸業別命一軍曰神銖教
以蹶張之技堂曰整暇時訓練也局曰犀利匠戈甲也
資食之倉以足儲康濟之局以虞疾浚渠通舟列屋取
儆營之如營家於是代卒至者如歸諸衛悉来取法是
役也衆始難之既則利賴之至元十九年建詹事院就
兼詹事丞時威武富儲峙有司来貸數萬石粟裕皇以
問公對曰兵民等耳何間焉即日與之上奬公為宰相

器上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為邏卒所執告以其故卒曰
軍中唯知王將軍令他不知也近侍以聞上賞公皀貂
裘東征納延特赦公以所部扈從公時年六十餘矣在
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身與敵還夜則引
車環列卧不解衣賛畫經畧小大仰成暇則俾士卒為
軍市縱其懋遷故連年暴露而軍中富彊東寇既平大
駕北廵命公以其軍先歸公引義以請從扈北上而還
僧格專政公畧不附之裕宗升遐公獨以漢將膺宮朝

心腹之寄備殫忠欵成宗即位論翼戴功拜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宮左都威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兼使如故公年與位髙而勤力益不懈加以謙下仁厚濟物在心至其自奉甚簡得上賜輙以治具賔禮臺閣名流次及鄉黨親戚餘則班諸昆弟宗族之貧者曰是皆祖宗之枝葉也吾受祖宗餘澤忍坐視而不恤哉長者為畢昏姻孤者為具田宅死者為治喪塟人

或有所干援外深拒之而陰為之地人徒頼其成而罔知所自宋既亡有内戚久拘京師公既常周之又請縱而歸之其在軍也請尚醫自隨士卒有疾視之如子軍中相語曰吾屬家居父母猶不若是勤也物故則必以櫬歸北征還偶遺其一必獲之乃已然紀律嚴明不為姑息平居瞑目匡坐一室乃至竟日不為寒暑而變剛毅廉潔忠勇幹敏謀而善斷能而不矜懿禀自然中於大道嗚呼所謂天地之間氣者耶世祖皇帝嘗賜公玉

拄杖人謂表其足倚杖也初疾裕聖皇后命高醫視之
輟饍與藥畀之曰活此老所以活蒼生也嗚呼知臣莫
若君豈非然哉裕宗在東宮衣帶金帛之錫相望成宗
念公宣力久初即位既還公官隨以厚賜及謝事卧病
遣中使諭旨謂公篤實家無餘財給湯藥費三萬緡且
曰病起當有異恩然竟不起將終力疾謂嗣子曰以位
以年吾無所憾獨蒙國厚恩不得効命邊方以此為恨
耳爾勉輸忠勤毋忝爾祖則吾目瞑矣公既薨嗣子繼

任宫朝肖德趾美上下交孚遂進爲榮禄大夫平章政
事兼使如故三宫眷賜有加未艾被遇與公生平略等
西平以來於斯爲盛公之行樞密判官張浹述之詳公
之墓翰林承旨閻復志之備今公嗣子既服上恩謂某
於公生平惟舊且適當筆爰屬撰具其事於碑某因
伏自念至元中親奉世祖皇帝玉音俾入翰林與諸老
伍遂獲時時入覲東宫退坐宫府公輙張具促席疊疊
甚驩今三十年矣名迹棲遲文字洟汨豈足光昭明良

之盛然倘獲牽聯不朽與有榮耀用不敢辭謹著其完
名大節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大鴻力牧邈巳猶徽國有藎臣奕世其承允矣王公喬
木之英粤昔草昧野有玄黄元帥之旗望如金湯厥佑
伊何訊之鎮陽義與仁俱善積慶餘萃於一躬佗然萬
夫謀定功成匪棘匪徐羽林天軍其屯如雲亦有帝城
奕奕閶闔視此無疆繄誰之勛翼亮三朝不愆不恍長
樂未央晨門夜刁誰扈東征大將嫖姚先公後身約巳

豐人分禄無羸燕及九親貴貴賢賢羈旅懐仁君聖臣忠貴富均崇甲章九原柱國上公娩德之良追沐冀封豐碑言言有命自天盛德之輝彌山貫川尚列鼎彜旗常孔宣當陽之初公子實玏股肱腹心匪公曷如傅業續名屢不一書以有殊榮以篤其慶億萬子孫式顧寵靈永弼皇家淮清以寧

楊隱君墓銘

周君宗禹以其外舅之述来視之弟為兄述也意鬱詞

悲不無望於立言之君子而周君懇懇洊以屬予予惟
其天倫之愛甥舅之誼也乃為之銘曰
南塋翁揚浩然家弋陽父元龍諸老游惇義方翁幼悟
師碩師沛辭章命數奇進輙郤卷而藏家益肥子裕蠱
樂彷徉生丁酉以未終七十霜娶於方繼以黃亦先亡
方三子予應有壻趙湘壻宗禹義與文庚子雙孫有三
男曰實二女郎州鈆山峯芙蓉閟幽光刻銘詩慰死生
其永藏

集賢直學士同僉太醫院事歐陽君墓誌銘

至元中四方既平民物豐殖天子思得俊乂布中和之政與天下息肩凡一技一能無不召見陳所長方是時岩穴草野之下聞聲自喜揚英舒翹頹然如景風靈雨之被也新定歐陽氏以醫聞再命而後至留京師十七年沒而其子以狀來匄銘余惟銘墓非古也亦必有茂懿焉然余聞其郡之初勸駕也以親喪爲解後十五年使者自京師奉璽書偕二千石及門乃起應詔是其中

之所存者深乎其狀曰歐陽氏自圖南者遷新定生宗禮以醫起子大節遂有聲孫淇益著曰吾拯人多矣後必食其報是為君高曾祖考君名懋字勉翁生有異質於家學夙成既至召見應對合旨命坐賜食賜貂裘帽錦衾褥城東宅一區食尚醫禄加月餼復其家遣使專致其孥再賜城南宅計口廩膳凡所顧問對輙契合所進方藥常御又賜玉帶名馬太子北上和林上愛之深意欲君從君慨然請行太子踐阼是為成宗待君益厚

意有不豫見輒釋然無時不召好賜有加歲時嘗從上
上都大德十年獨以疾不能從成宗益不豫君病亦侵
十一年五月二日遂歿年六十有三歴官成全郎御藥
局使陞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加朝列大夫太醫副使
又加太中大夫以直學士同僉太醫院子男印孫男同
祖光祖女曰淑君將没謂印曰吾常以素餐為懼故不
敢乘時為爾干禄爾其善自樹以成身噫信斯言也所
存誠深矣其可銘印奉喪南歸將以其年其月其日葬

墓在其鄉其里之原銘曰

我聞魏徐来自丹陽道與時俱冕服九章曷若歐陽若岐於黄二聖在天往哉毋忘

太平路儒學教授徐君墓誌銘

往年嘗述釣臺二徐之貞時徐父晞顏無恙也後二年其子華以史官表栴所為家傳来曰吾父歿矣公幸矜而又賜之一辭按其先自太原来曽祖其祖禧父景榮晞顏字子愚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第歸國朝歷廣信安

吉二郡博士秩滿當遷曰我願為博士耳集賢薦為湖南提舉曰母老不可逺也乃再得姑孰所至以扶道樹化為已任修治先賢冡請蠲諸儒力役桑門氏將曵安定胡先生墓力爭而復之性仁厚倜儻初遭父喪適歲儉悵然曰飯佛老徒曷若飯餓者乃大賑得食者數萬人兵餘因以飢疫棄得遺孳狼藉君募飢民掩死扶生身自臨視可活者拯而活之有女子氣僅屬曰我儒家子也載以歸稍長治裝妻儒家事繼母盡孝妻偶一語

非所宜即自罪不内居幾月母為解曰無之君乃叱妻拜謝然後已母黨質田久君對母折券請歸之在信州母偶思歸即棄官奉以還有友客死為治其喪又嫁其孤所為率若此娶於某氏有九男子觀先卒頤為族人後艮革節益晉萃復二女子曰清曰溥皆能潔身以死孫男女二十三曾孫男女三生以宋端平甲午二月二日歿以大德丁未十月七日瘞以某年某月日某鄉里茆岡之原其兆也有集十卷將歿命其子曰我無贏餘

而好周急令方荐饑我死慎毋營佛老事第為我活里中人足矣銘曰

古之孝者皆以善事繼母致稱蓋能盡道而格無情也既孝矣又推其仁以及物且終始不二若徐君者始可言太學諸生哉

臨淮縣尹蔣君墓銘

濠上蔣君會龍董淮左學校八年士興於學學無闕政遷令臨淮數月棄官去有子曰培亦儒也以文無害為

行中書掾積勞當予秩將或亦為令夫令果不可為乎有為之者矣可為乎何為而不為也廉將軍既棄於趙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蔣君儒先生長者嘗舉於鄉與儒居蓋久一旦有簿書期會之役宜不勝而自免也若培則必能為之矣其去也就養餘杭大德乙巳秋卒因塟餘杭越三年培以壙記来告銘蔣以國氏期思故蔣也先縣期思遷婺其父秀昇又遷濠梁而生君君卒時年七十一矣娶於周一子二女再娶于劉培

有三子今年實至大元年墓在錢塘縣棊鄉玉岑山官由將仕郎淮東道儒學副提舉遷從仕郎淮安路臨淮縣尹銘曰

稷嗣君衣楚製從沛公齊魯間羞稱之其後公孫丞相初入關友人戒之曰毋曲學以阿世蓋猶徵稷嗣君也觀蔣君不肯為令與不為主簿者何若語有之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信夫

鄭真人碑

夫寒暑之所以不忒天地之所以長存是蓋有其故矣昔者聖人修其可知者而其不可知者固已周流其中非必靳於治世也而世恒以之治後有得其粃糠土苴已足自附於聖人以之為身則身安為家則家理為國則國以小康然教始多岐矣猶龍氏之寶三曰慈儉不爭夫果慈儉不爭也則在宥天下者庸詎不樂於此哉令之所謂大道者其守慈儉不爭之寶者與大道之流予不能探其源其見于紀述者已十世其十一世之祖

曰鄭君名進元以宋咸淳三年五月十四日生於永嘉家本儒也㓜值亂離至于輝州悟真大師党君器其頴異留使之學遂通孔老二氏言時年十三矣明年大道第七祖李真人祠岳過輝一見許為道器且謂党曰吾二人皆弗及見後一紀當至堂下也党亦不諭既而李党二師俱逝至元庚寅君從衛輝道録賈師來燕抵天寳居堂下適十二年矣第八祖岳真人異之授以戒牒道名留之不可歲癸巳再來今齊王以紫衣旌有德師

與焉又受明真大師神籙秘訣及親書道訓四章自是術業益著治病立驗賈師逝君喪之如所生進嗣其職第九祖趙真人於君彌屬意而早逝大德六年第十祖其真人召之者三至則以為都提舉付以祖師經筆琴劔為詞一篇授之師再辭不獲乃為詞以復遂嗣焉十祖逝喪之如賈師而加毁益昌平之阡為地七十畝樹而周垣之碑第五祖太玄真人之功于龍山又刱衆真堂于天寶以祠傳教諸師買園畝百餘於故都之東種

柳於宫隂古河之堧歲用以裕八年有旨命君設金籙大齋于天寳宫既事錫號曰演教大宗師明真慧照觀復真人明年又命君設大齋於玉虚宫又明年再命設於天寳禮畢進見喜動睟容賞延於衆甚厚然君退然若不勝一日召左右告語若將留訓者弟子咸以謂年方强豈遽如許十二月命召普濟大師張君於奉中明年四月當朝上京未至疾作謂侍者曰歸期至矣普濟當嗣遂以五月朔終於龍山弟子奉封于五祖之兆之

左其勤者又封衣冠于初祖之兆之右又封于輝盖以君所自也其地昔為大元觀今為顧真宫君性謙慈和易留心經史學者一見終身不忘善於奬勸咸歸心焉雅善生財興搆雖多而未嘗匄假若術之靈著又道之緒餘也編修朱某述其事為詳其弟子以碑請于承旨清河公而公以諉余碑宜有銘銘曰

天地之母萬物之宗疇克尸之天下為公囿焉洋洋猶魚於水獨擅而私匪夸伊恑慈儉之實衍五千言敝之

以一不為物先維觀復師自緇林氏寛系以教孰訾其異可離非道于焉始終養生送死彌著其同噫嘻髫年横流寸梗化為琅玕熒彼光景道無成毁時有屈伸小往大来寄之在人崆峒藐然鼎成弓墮往或驂之不右則左雲乘風御方羊帝鄉無疆惟休刻示茫茫

郭德基阡表

長樂郭隥德基閩中名士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丙午二月十八日卒二子履鼎以其年五月二十七日

塋之于䕶嶺原先墓之次墓既銘且誌矣履鼎又不遠
數千里謁余於京師謂故人之厚者莫余若也析表其
阡郭氏相傳其先由期思奉汾陽廟器從王潮入閩粤
遂以長樂為家上世皆為儒里中號書厨家正子者由
進士入官為合浦郡文學掾以沒是為存齋先生德基
之父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始識德基時以興化
郡博士秩滿家食暇日相從文史甚驩疏通慷慨與人
交彌久而孚於書無所不見為詩文下筆立就雜漢唐

間遯難别彼之士大夫曰是未足見其長也盖生十年而孤育於母林天資羸溢弱冠已為人師進而鼓篋聲喧太學中教於莆田廉訪使副張公尤知之令又受知於公耳其自莆田教吳江游息談笑職無不辦松陵震澤猶有歌酒處在焉心不忘莆再調博士未往而終於經又粹易與四書皆有述其雜著曰梅西先生集凡若干卷二子亦競爽家尚不替一女適進士陳嵩先没余既表其墓則為之辭曰

天之畀於物也不全盖自古記之而人為甚若斯人者進而論思獻替或揚激清濁次之石渠東觀其誰曰非其任耶而卒乃爾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誠不如盤礴老梅之西豪歌而痛飲也

雪樓集卷十七

雪樓集卷十八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大元河東郡公布都公神道碑銘

至大三年制昭文舘大學士正奉大夫太子府正察罕祖考某可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妣某氏可追封河東郡太夫人父布都納可贈正奉大夫䕶軍追封河東郡公母某氏可追封河東郡太夫人明年

察罕拜參知政事即詔史官廣平程某而請曰察罕西方之人也先君慕聖朝德化萬里来歸沐煦養生息之仁家於解抱孫長息於解沒而埋骨於解天子不以臣不肖有列於朝褒崇之恩上逮祖考惠至渥也惟是先君冢上之表未樹大懼失墜無以顯休命發幽潜願先生哀而賜之銘謹按國史院編修官辛良史所為行狀河東公諱布都納西域巴喇勒哈人世為大家本俗以族顯無姓字歷三世輙不知名國初歲在庚辰大兵西征

巴喇勒哈平於是公生十有三年矣少失怙恃好奇節聚族而謀曰天方授聖元神武無敵於天下我國亦臣伏不敢後盍往從之乃悉族来歸時諸王錫喇引重兵鎮朔方公美鬚長大勇冠軍王奇之戊戌南征圍安豐軍校巴延台者薄城城上挺長鈎及之懸以上左右錯愕公時在後隊望見奮出大呼助巴延台引却人鈎俱墜禽戮陣前一軍皆驚勝氣百倍城陷策功賞獨厚王由是知公拔置帳下名以巴圖爾初河東陝右民賦之隸王

者以成格勒總管之附治解州乃以公爲副因家焉辛亥春長安僧雛誣玄都道士謀置毒于酒將不利王有司逮逮數百人死榜掠者往往而是公時使王所和林力狀其寃王悟命釋之公晝夜兼馳至長安諭教諸道士謂公自天而下相率焚香遮道哭且號曰我輩更生將何以報但願公多賢子孫泰民父老迄今誦之癸丑貢職王嘉公識大體且辯捷可代成格勒總管公叩頭曰臣得給事左右藉由成格勒王縱憐之義不可謹辭

王嗟異從之賜名馬重錦弓矢以旌之至元庚午告老
而歸居里中恂恂然至于濟人利物之事則不敢讓鄉
人爭訟不願詣官而詣公公諭以理咸心服而去公不
解中國書言必中義動必中法天性也切切以教子爲
務嘗戒之曰我不幸少年百罹不得學爾等安居暇食
宜勉讀聖人書行中國禮他日面墻悔之無及至元十
四年忠宣公鄂囉齊開省湖廣闢察罕通經義練軍務
辟置幕府察罕以親老辭公曰吾素教汝讀書知禮義

者將以有為也食其禄辦其事是亦為孝不當以我為念諸弟足養也於是察罕始出仕歲晚敕斷家事弄孫自娱日與里社過從射燕優游將終身焉一日至迎祥觀王襟瞑坐衆以公假寤久之撼摇已逝矣時至元庚辰夏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三葬惠政鄉曲范村之原夫人京兆李氏父登進士第金末遷河南夫人方九歲歸戎帥成格勒為養女静秀手整帥以同寅歸公焉後公八年卒子男八人長察罕也以忠宣薦起家授四萬

戶知事遷行省理問行樞密院經歷行省郎中大德丁
未妙揀東宫官僚召除僉詹事院未幾進昭文舘大學
士太子府正至大辛亥春今天子即位擢置中書次博
囉早世次博囉徹爾敦武校尉百夫長次博囉台湖廣
行省宣使卒次博除太倉令卒次濟噶台將仕郎華隂縣
達嚕噶齊次多羅台不仕好琴書有至性州以純孝聞
旌其門次鼐滿台敦武校尉邰陽縣達嚕噶齊孫曽男
女六十七人嗚呼盛哉嘗論皇元之興天下之一初也

其人多敦厖顓蒙忠信篤實不為言語文字而躬行實踐暗合道義庶幾古人故其福力亶厚子孫蕃衍有非後来尋常所能及者觀河東公詎不信然銘也何辭銘曰

猗與皇元開闢一初人生而純與古為徒惟河東公泰山喬岳不言躬行與道暗合辛勤来歸義明君臣維忠維孝貽厥後人為觧世家作廟始祖衮衣赤舄時乃天祐有之似之魁偉沉深遇合以時富貴何必我作銘詩

用詔来裔毋迷厥初永永永千祀

故登仕郎吳君墓誌銘

蘭林吳公之封其友廣平程某識而銘之二年友竹君亦歿孤屋子以狀来京師曰昔者先人讀李父之銘而悲曰知我者鮑叔小子識之今言猶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請嗟夫二惠弱一猶惻而并亡之因思少之時與君兄弟游顧歲月若與我無與年大以来漸如夢覺今則已若隅生信矣三十年為一世也君家撫州金溪

吳塘蓋數百年矣深道居士濬與汪公藻熊公彥詩輩交其孫景立饒州助教曾孫堯仁玄孫士亨是為秋山翁君為翁仲子名德溥字時可季蘭林也出為宗人後偕君學於臨汝精舍師徽菴程先生而友三人相得甚懽未始一日不羣居並坐既則僕有四方之事自是契闊矣君又晚得末疾竟弗繼見以歿君姿敏甚於文如騰雲建水聲欬獵獵然部使者郡守二千石而下咸期之深季蚤策名期君者益衆君偃然不為意或以登仕

告身強之出而已晚矣天兵南下林無安棲君外調內娛仰事俯育如他日翁老而彌剛母劉病日進君給百役以奉公上率百指以寧晨昏不使疾聲暴色小得至膝下又推其餘能以芘閭里或勸之仕輒惻然曰吾不忍頃刻離也縣是二親逍遥壽終墓十里外朔望必一往拜不廢以至終身友愛天至季出仕久則躬往視之為留久之篤於交游無所顧恡或聞風踏門皆將迎勞徠不使觖望去嘗造官舟潯陽役人困踣十七八君亦

良憊然見必拯而活之後十年猶有拜而謝於道周者娶於余六子曰扆扆應良復来三壻曰余天麒鄧慶老余天一孫十二人男斗孫婁孫翼孫宜孫女八人曾孫男女各一君事親孝治家勤持身恪與物仁義方之訓亹亹餘澤盖未憖也生於丁酉九月卒於乙巳八月卜以大德十一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梧岡之原嗚呼蚤暮相規朋友之務也而契闊若此乎昔歲志蘭令兹銘竹山陽鄰笛盡焉此心銘曰

天之生材厥惟艱哉来者不可待往者又烏能來維此
良朋旣窅然而深歸吾誰與偕

黄伯雲墓誌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無不幸者豈
獨無患禍乎非也彼之所為固有以召之非偶然忽然
而遭之之謂也君子之為行也兢兢是故善作祥降若
夫慮溢於情涯事生於意表吾亦末如之何而以身殉
道亦又何不幸之有且夫髙門縣薄無不走者固矣至

於專養其内者亦庸詎知異日膏猛虎之口哉余聞廬陵黄伯雲之事喟然悲之伯雲儒先生專門毛詩學深於六義著書盈篋其所獨悟出毛鄭遠甚江丞相撍紳大儒獨推伯雲善學至元中吳會雖平寇盜竊出伯雲一日携所著有所詣賊妄意袖中之藏魈以一矢即之書也先是丙子初妻戴與其大女子不屈於兵以死夫又復然其長子定衰父母之若是也不食肉者三十年余尤悲之余留京師定輯其家世瞿瞿然請曰父將改

封願矜而榮之一言按伯雲名從龍世衣冠曾大父萬頃大父欽父秀實母劉會孟之姑也二子伯雲長仁厚孝友貧而好振定之弟曰通其大女子之壻曰沈次二壻皆曰歐陽孫男五今封地曰儒行鄉毛竹原祔于祖也死時年五十有三余既悲其不幸復為推其然以祛世惑且慰其子之心而使刻其石曰

觧衣佐剌濟曲逆蒠苡連車躓新息銜袖文書大人惑夫禍福之不常疑似之易成盖自昔記之矣嗟夫學以

成身豈顧累之哉

俞景隆墓誌銘

臨川黄君述其同郡俞景隆之事來曰炎發之故人也葬願匃銘余辭不獲蓋余與黄君善黄君之為人也慤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而孟子録鄭人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薫蕕之不同器牛驥之不同皁自古記之矣是故喜中郎之似則不計其誰何見元賓所與如見元賓彼

豈不知生死之道殊親疎之勢異哉誠愛切於心故也然則黃君之請不得不力而余之辭也又烏得而力哉

按俞氏繇徽徙撫將十世矣景隆名應元業儒博敏嘗從里中儒先生曾子良學復肄業於白鹿洞受知江丞相及雙峯饒先生乃升居洞學講席久然後歸既不得志於場屋則退而養志重親之心甚豫也親既考終以禮送之亦自營樂丘於新莊而構堂於其前命曰歸真蒔花竹貯烟霞常游衍觴詠於其下几列名書數十卷

永日危坐焚香沃盥而讀之屋益潤子孫益長植以繁有子三人仁英仁傑仁偉英已卒孫九六男三女曾孫八三男子五女子而身亦益老盖七十有七歲矣以至大元年夏四月卒將以其月日歸于歸真之兆余既為之次其事已而歎曰鄉稱善人斯亦足矣正命而終斯亦可矣尚子平有云但未知生之與死何如爾因語黄君曰天地一寓也萬物一假也死生一往復也彼將奚以為真乎冰之為水也孰受之氣之為風也孰與之歸歟

其將安歸黃君曰惜歸者之既遠質斯理之無從尚刻以訊于幽宫是為銘

鄧德光墓誌銘

予往聞南武城氏有佳壻焉曰鄧觀國德光而未之識及居京師又有来言南城教諭鄧某文學行能者余獨心志之蒙恩過家里中父老子弟無不詣余武城氏昆弟在焉余一一顧接相勞若如平生歡獨不見所謂鄧某者居久之武城昆弟戚然相告曰家有子壻不幸蚤世

其先世之生類皆一時俊乂故其殁也往往有賢卿大
夫為銘其墓石今子壻將窆而石未有文敢介先君之
故請以爲明公累若何子壻家本番昜今其居邑曰金
溪鄉曰雲林五世祖需宋承節郎監復州沔陽鎮需生
瞌進武校尉廣西經略司屬官瞌生槐進武校尉監吉
州永和鎮槐生顯子顯子生瑛以儒相傳至子壻觀國
益好學有文歷宜黃星子廬陵南城四邑教諭娶于周
有子曰辰周没又為家子壻其死也年三十八雖其平

生行事不少表見不應銘典然明公辱以先君之孫之
壻而句之一言先君而有知也其將何惠之敢忘敢請
余為之閔默不能却蓋余平生於士苟有一善則余心
之願見之也甚於士之願見於余若觀國余聞之甚習
溪之甚久而終以不見且其博謇好修事親有禮屢為
百里師而不困以彼其材亦獨何所不得其志哉而顧
僅爾是誠可念巳余於武城又有世好乃不遂却而為
之銘其墓在白馬鄉高橋之原葬以某年月日南武城

者故冬官侍郎曾文莊公之采邑也其言稱先君先君
者文莊公從子故常平使者勁節公也來謁銘者國子
進士文种將仕郎修而覲國修之子壻也銘曰
深衣之斂若斧之封茲非孔子之徒歟雖不年何憾

縣尹鄭君墓誌銘

至元中余初入奉宿衛携孥自隨時子大年始晬甚弱
乳藥無哺請醫與俱醫以老為觧因薦進其甥曰此儒
也而工方與之俱如吾行矣乃與之俱即鄭純道也贍

敏通暢書無不觀處療甚精審不特過秦中過邯鄲為
某醫某醫也方是時涉寒溫者五六千里小大皆無恙
純道力也既至公卿間聞其善為方邀致無虛日由是
交益廣譽益起上方勸能因得試令而其邑乃在巴蜀
中時純道親留江南辭不願往改録判南劒州純道不
以崇庳為意亟歸迎養時閩地甫定兵民紛揉郡又當
道過客使車晝夜至事取趣辦衆睨其為巳而翕然推
重不意其為乃爾也既代交薦之得鄞縣主簿兼尉縣

與郴桂溪洞相犬牙異時日罹寇暴純道至選役夫五百蠲其庸假以利器使為鄉導立烽燧謹關梁廣耳目寇動無不預覺輙馳擊掩襲深入窮追由是寇不敢動民得安業明年鄰郡盜起復深入掎角收所掠邑民甚衆郡上其功不報先是邑為寇燬乃建邑庠招諸生釋奠肄業以餘力起廢廢皆完循資得景德鎮稅課提領人皆於此自潤而純道官滿過余余視其貧與昔等耳時余忝召純道亦調集京師守銓者兩年乃得岩邑未

幾又聞所代者以瘴癘暴死益不樂然不可改也至大
二年冬余始見其子華孫於里中則知純道視事不數
月竟以瘴癘暴死於官悲夫純道長身豐下氣貌壯偉
汎愛多可無新故咸樂之然銓邑者其故人也固有幸
不幸耶華孫既以至大二年八月九日已未葬之于靈
峰之原而以表墓為請按其先琮由信仕盱遂為盱人
曰慶曰浚曰文煥者純道之曾祖祖父也純道凡三娶
有五子惟華孫善孫為之服餘嗣他姓女為王氏婦華

孫醫甚工今為江西醫司都目蓋初妻黄氏出也純道名公大以淳祐已酉四月六日生以至大戊申十月二十四日歿銘曰

嗟夫純道與余同年月生而有十日長耳誠不意其欻往也自今余至京師無復有能知三十年之舊事而相與縱談抵掌者矣嗟夫

勇遂侯碑

故金吾衛上將軍和濠二州招討使賜謚勇遂侯王公

諱喜字悦道宿州符離人也至元十二年王師東西大舉渡江公鎮歷陽奉所守上職方氏天子嘉之錫圭入見行至濮上而病遂捐館舍訃聞軫悼特加贈襚賜謚易名又官其子凡以顯荅勤敏者恩意殊等東南列城聞之莫不競勸不期年而江表大定由聖天子得經遠柔服之道也公系出侍中朴侍中為周世宗股肱心膂之臣世宗又五代有志恢張王略之主君臣相得幾若力牧大鴻之於軒轅張文成諸葛忠武之於漢也不幸

功業方啟命之不淑然而周疆江淮卒如侍中經畫之素至於禮樂律歷之精賾體國經野之縝微悉利賴之若夫混區宇之長謨雖易世之後猶有功焉是可謂與王之良佐者矣勇遂公親其後昆承輝襲寵為時名臣于翰于藩真隱若一敵國江淮草木迨今猶知其名又能察天運之始終拯民生於阽墜使國家靡有汗馬之勞坐定千里王功民庸俱茂焉簡在帝心欽遲延想倘獲近天顏奉大對其契合建置庸詎知不侍中之似也

惜哉至大二年冬某自禁林出使因奉恩制歸告先鄆國孝肅公墓公之子虎英適為臨川太守為某道先世之詳已而請曰先人荷國寵靈施及後嗣水木源本夙夜靡敢忽忘惟是鄉者虎英幼孤不能有以揭榮焯懿詩不云乎永錫爾類區區誠願儌福於先鄆國孝肅公貺以文辭刻之冢上則豈惟世世子孫永有視效抑凡委質竭力者亦知所歆慕焉此虎英之所深志而力祈者惟公念之某上惟聖明加恵崇報之大典下惟孝子

慈孫之至情宜不可以却且其者世祖皇帝之老臣也嘗宿衛禁中凡當時經遠柔服之規蓋在耳目今苟辭以不文而不少寫萬一以章勇遂之功而成太守之志殆非所以對越在天之靈也其何敢然乃敬諾則退而徵其事公之先自符離徙齊安名皆弗傳公娶髙氏有子三人虎臣虎炳虎英虎英幼而龑職為昭勇大將軍和州招討使繼守番昜武岡南安皆有績業其守臨川勤於政治忠孝兩盡尚庶幾焉碑宜有詩詩曰

淮水之清王氏之寧冠冕蟬聯世載忠貞維周侍中謨
猷世宗相得彌彰魚壑毛風民幾太平大命之嬰閟其
經綸曰篤其慶集勇遂侯敦弓厹矛以殿淮州以作民
休朝宗百川星邁于垣言遠有光扃殞中天將印侯封
赫赫隆隆以闡皇猷以隧幽宮幽宮岑岑廣谷喬林煙
雲欝冥氣降澤深孰終孰傳以象以賢四馬加騑繼其
蕃宣為國世臣功名日新報上之勤爰以及親豐碑桓
桓是斲是刋子範臣規畀爾永觀

槀城王公墓誌銘

國家以神武不殺定四海必有武備故分軍旅據要會而兵民異掌往往不相下相怨相戕民弗康惟建昌之在行者萬戶王君忠信純誠知止戈之義人用大和吏民以寧老稚至今誦之余初朝京師及見其叔父冀國忠穆公慶端事裕宗為詹事夙夜禁衛勇力絶人而平居禮讓若書生知其家之能賢至大四年余被召會萬戶君還雲南宣慰元帥則出其先公行狀求銘於余余

曰世德也是宜書公諱思敬居真定之槀城族大以蕃
父諱吉其季曰善為金吾衛上將軍左副都元帥即忠
穆之父今平章政事之祖也公嘗為百夫長嚴整盡職
已而去不仕時真定中山民苦於役錢征之急而無所
於出金吾悉力代民償之又率其族公為之先輸其族
之未輸者民之貧無出者至空其家不顧也昆弟六人
公行在二克友克恭終始誠一或欲異居公喻以義同
室無間言其居鄉恤患周急有忿爭者不之官而之公

公為理解皆悅服而去州里化之成美俗焉以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無疾而逝年八十有四周月而葬先塋之側妻趙氏先公卒有子曰元繼葉氏生子三德信毅德宣慰元帥也孫男九人女若干人曾孫男二人銘曰

維善國有良臣維世德後益振名不亡澤逾新我銘之貽後人

故登仕郎蔚州安定縣主簿馮君墓碣

蔚州安定主簿馮君卒之六年其子禮與順德王寧爲
樞府掾寧與余善介以請銘寧潔白好修取友必端按
馮君行應銘法宜書君諱善主字君恊右北平石城人
性至孝父仁義死遺言貸竇氏銀三十兩往償之竇謂
已償君不直竇氏言持銀詣憲府請毋死廬墓終喪初
學於張簡之聞許文正公以經學教胄子徒步至京師
從之公歎其淳篤公殁千里赴弔於懷欲廬其墓諸生
弗欲懷人義之遺布三百匹曰吾爲許先生來因利之

弗忍為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灤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遼陽所至以君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在冀州州割田五頃入學給祭祀養生徒在遼陽部使者洪君大開義學聘君為之師初石城兵燬夫子廟弗治君度而新之拜闕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宜興簿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未行以大德十一年九月晦卒於家年六十二以某年月日葬某鄉原嗚呼世固有學而為士者

矣學而弗篤篤而弗行行焉又不得名公卿大夫借聲助譽卒窮悴困慼遂以士詬病方是時在許公之門者莫不震耀焯鑠君乃畚一簣領匪命也夫然以君之學亦不可謂不行矣娶其氏生子四長禮也次禋桓州學正次祐國子學錄祺博士弟子員女二長嫁國子監掾張德次適舅氏張璉子懷孫男詵詵女四銘曰

其生也惸惸其死也諄諄其封也芼芼歷千載兮永存

婁道輿墓誌銘

始余從族祖巖菴先生學臨汝書堂聞婁氏猶猶起場屋堂距城數里未及迹其門友其人侍季父西渠公守盱江適婁君德剛為郡功曹文學政事為一郡所推右始與其弟兄游且升堂拜其母自是過臨川未嘗不造焉至元之末余使閩以德剛之弟道輿薦授廣州濂泉書院山長以疾辭大德四年余移節湖北明年道輿寔來復舉為桂陽石林書院山長會德剛之子志淳亦授南嶽書院長廼與偕行及余謝歸亦尋還一再會道輿

失賢配哭愛女又喪其仲兄髙懐雅志已非疇昔九年余被召留中至大二年董湖北選事事已而還則道與亡矣余弔焉為之慟今天子即位余待罪禁林其弟起莘及其孤以書來言曰先兄且屬纊有緒言曰知我莫若程公我死必得公銘乃葬葬有期願公哀而賜之銘余惟相知餘四十年生不幾見而遽歿烏得無情乎謹按龔孟夔所為狀婁之先有諱郝者由嘉興徙居臨川郝於嘉定間參知政事忠簡公機為從兄弟樂善好學

藏書數千卷號南坡居士郝生忠州文學必中必中生
從政郎知福州閩安鎮建號艮堂以學行為三衢徐霖
廣信徐直方所器為忘年友與同郡林實大段浚趙崇
懌章貢曾原一相友善由是知名有别業曰德厚莊以
奉祭祀恤姻舊者至今世守之建生四男子南艮起南
文輔起莘南艮德剛也擢咸淳戊辰第文輔道輿也與
仲兄皆與鄉貢君少篤學資性過人出則侍其父閩安
公周旋諸老間入則見其母韓夫人持家斬斬如法家

子弟不敢越毫髮而忠厚之意常行其中故君之弟兄
成於家庭之訓居多伯氏早喪二親繼殁君扶孤撫幼
支顛翼弊教養昏嫁歲時薦享秩然詩禮如平時其長
石林也興廢補滯各得士友之心及還宅中堂奉宗祧
處弟子姪東西偏凡有未安者各使得其所不幸遂没
若君者可謂賢哉娶李氏男志溥女安正適饒德榮李
及安正皆先六年卒君生以淳祐癸卯卒以至大己酉
七月十三日將以其年月日葬于臨川縣明賢鄉厚澤

原君初有讀書之室環以竹扁曰竹坡云嗚呼余過臨
川蓋嘗登青雲之丘而永歎焉彼昔之渠渠煌煌者一
無有也而重樓複館高花美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妻氏
已與其兄弟游蒼顔皓髮褒衣博帶行若思坐若遺言
吶吶不能出口若與世甚不相類者卒以保先人之業
以不泯墜忠厚之可長也信不誣矣若子姪皆純茂秀
朗足世其家然則君亦豉男子之遺裔乎何其世之多
賢也銘曰

構爾基樹爾滋危爾持積不施吁其悲

黄志尹墓誌銘

豐城黄志尹名所志以學行文章為後林李戶部客至元戊寅秋九月俘于兵粥於長安鄭子誠家子誠儒長者與蕭維斗友一見志尹命諸子師事之遂名長安中家長安三十年餘觧后商人故同里附書問其家子允子隨商至長安則志尹死矣鄭氏云大德甲辰日南至一夕大醉卒允子哭啟封負骨而歸將以某年月日葬

蘇陂之原書抵京師屬其妻之舅氏揭傒斯乞銘於余
夫自昔士君子不幸遭喪亂流落者多矣幸而生還者
幾人幸而人不奴隷畜又得尊禮者幾人甚不幸而死
死而能歸其骨志尹抑又幸已嗚呼允子其遂昌乎志
尹得年五十九祖嘉言父元輿初娶蘇氏有子一人去
家後兩月乃生允子也在長安娶綦氏無子先卒孫男
呼都克丹孫女一銘曰
子生而父不知父死而於子乎歸余辭以銘之幸而悲

大慶壽寺大藏經碑

聖人之書皆不得已而有言者也西方之聖人虛空爲本寂滅爲宗而積其書至五千四十八卷其得已哉蓋迷待法而悟故不可以無法法待言而立故不可以無言書者言之寄也於是後世尊其書建大寶藏而藏之名曰大藏經俾學之者沿經以求法悟法以成佛然則由言語文字以至虛空寂滅經之功不旣大矣乎國家崇佛法建大佛寺必置經藏聚天下之工書者泥黃金

繕寫以示其嚴選天下之善鏤者材美木傳刻以致其廣京師諸寺日飯僧端坐羣誦撞鍾吹螺晝夜不絶歳又一再遣使乘驛奉香幣徧天下亦如之斯盡恒河沙界並受其福於虖至矣東南海濵之國髙句麗古稱詩書禮義之邦奉佛尤謹皇元之有天下聞風來附世祖皇帝結之恩待之禮亦最優異父子繼王並列貳館今王又以聰明忠孝為皇帝皇太后所親幸大德乙巳乃施經一藏入大慶壽寺歸美以報于上寺為裕皇祝釐

之所於京城諸剎爲最古皇慶元年夏六月謂其爲文
以勒于石傳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王之於佛法知之者與好而樂之者與是日天新雨
王延至其邸始入諸僧列坐梵唄之聲洋洋滿庭復至
一室門闥靜深窗戶無塵花木芳潤王親肅客戶外入
就席言論恂雅禮意懽浹一僧隅坐轉法華每舉一佛
名一菩薩號王必以手加額而致敬焉王雖與客語意
未嘗不在經也然則王於佛法誠好而樂之者矣經豈

徒施哉嗟夫是心也以之為國則聖壽長皇圖昌以之為家則富子孫國永存以之為身則六根清淨萬法統一乃至無有言説直入上乘正覺實是經者復能日以是經為人演説俾迷者悟愚者覺盡恒河沙界並受其福是則王之所以布施國家之所以崇信聖人之所以立言之初心也王名璋好賢樂善有德有文逮事世祖以皇甥為世子入宿衛被賞識成宗朝選尚公主大德末年從今上平内難立武宗有功為推忠揆義協謀佐

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王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嗣高麗國王今上即皇帝位策勲加太尉寺住持西雲師名子安法行高卓累朝所器重賜號佛光慈照明極淨慧大禪師官榮禄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惟王賢王也藏經大施也師又主其寺不可無詩以頌其美而垂于後乃作詩曰

我聞佛法第一義無有言語及文字若非言語及文字迷者何以見真諦佛大慈悲大智慧發大願力度萬世

如賧冥行得經術如墮溝壑獲引臂如渡大海舟檝利
皇元功德配天地佛法尊信古無二琳宮寶刹徧四裔
高甒嗣王帝戚懿願大慶壽大布施寶經八萬四千偈
天龍百萬常守衛珊瑚璃琉碼磁貝車渠摩尼及火齊
黄金白璧諸美異遍地莊嚴等瑣細佛光老禪念一切
受持此經永不墜永與浩劫消障累聖壽無疆四海治
興聖怡愉億萬歲施經功德不思議

徐真人道行碑

道無為也而無不為老氏之為道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其學可以修身可以治國遺書具存為神仙之說者宗焉神而明之與時偕行卷舒闔闢不失其正非有道之士有至焉者不能也秦之亂子房佐劉氏蹶秦蹴項基四百年之漢出於圯上之一編文景之治清寧靜壹庶幾三代得於蓋公之一言亂則致其功治則致其化力行而不顯功成而不居道固然也金之季王重陽起咸陽為天下全真教祖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

郝大通等為之徒隱顯變化震撼于秦隴燕齊晉魏之間人皆以為仙徵聘之使聯歘結騎尊敬寵信貴賤罔間所過貪者庶暴者慈而不知其然拔死命奮敗軍而不以為能迹其行事幾於道矣皇元龍興列聖崇尚其教益大皇慶元年冬十有二月朝元萬壽宫孫真人履道狀其師徐君之行來徵文謹按師諱志根梁之扶溝人父某仕金至昭武將軍師沉質魁偉弱冠為道士學於王真人志謹初重陽入梁主太寧坊王氏嘗曰吾後

必宅是金亡其地為墟後六十四年志謹即之為宮廣
袤七里賜名朝元工未竟而志謹傳之姬志真志真傳
之李志居志居傳之師師躬畚鍤率夫役勤力而勞心
早作而夜休克潰于成壯麗甲四方至元某年制授本
宗掌教真人乙酉賜號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壬寅優詔
存撫師益奮勵以弘道濟物自任遠近慕嚮雲歸川赴
宮之役夜自輦土石道得遺橐數百金伺其主乃摧場
盜也懇致其半師曰女亡命利此為貧耳我欲之固全

有何半耶速持去速持去邏卒不女貸盜愧謝而去師未嘗言盜後傳其事河朔歲飢民爭襁負趍河南無所於歸師館穀唯恐後被掠者購而歸之明年秋成或歸或留或愿入為道士惟其欲大德中待選行省者歲久食盡來謁師悉不拒日就食者數百人一日當祝釐羣官咸在師設齋坐衆人堂下相君驚曰此何為者師告之故且曰食此數月矣相大感動即調遣在官之餘廩歲儲廉慎者掌之聽其出内無所問甲辰六月十日夜

有星隕于寢所無疾而逝年九十一室中唯冠巾杖屨
數日乃歛顏色不少變蠅蚋莫敢近某年某月某日葬
城西北仙蛻園嗚呼其有道者耶即不為老顧不立事
立功為名公卿耶余嘗讀老氏書而慕之歷考古之所
謂僊者若狂若俠若疾其出入如鬼神前知如蓍龜不
知其何道要其歸則本忠孝寶慈儉皆不悖於老氏世
無其人久矣豈知又有若重陽諸子者耶上下數百年
亦豈盡無之耶而卒埋沒泯滅又何也重陽倡道代有

明哲非遭遇聖明尊道隆德崇樹名教其能宣光六合
垂訓萬世若此其盛耶余故重孫請述師之槩俾後之
學者覽觀焉自重陽全真開化真君以來各有錫號具
諸碑師以郝為祖王為父姬李為兄而今孫君之嗣掌
教事也先是歸河東師知其賢累請不起固請乃起賜
號泰定虚白文逸真人道甚高銘曰
大蒙必明大虧必盈四海横流大道以興金鎔火冷白
日炳炳飛龍在天衆陽乃騁咸陽匹夫老聃之徒振衣

終南天下風驅亦有七子是豕是似墜不能壓鳩不能
死天子既崇所嚮聞風城撤其闗戰弛其弓與時上下
應物變化德盛功隆雲螭我駕赫赫朝元奕奕洞陽匪
柔匪剛襮圓裏方躬操畚鍾不知其勤恤窮振滯不知
其仁榮非師有年非師壽太始之先鴻濛之友

葉隐君墓表

閩之葉盛於莆世多聞人達官近代丞相顒尚書大有
尤灼著者後遷南劒尤溪之華山族益蕃至夢曉買田

築室于仕陽鎮家焉卒葬里之厚溪三子季曰三友好善有信義為鄉里稱讀書明理不為章句之學暇則彈琴賦詩投壺雅歌以自娛丙子正月十有九日室人云亡乃皇元大兵渡江之第三年也又明年二月十有八日君亦卒時方㘉勦皆藁葬至元庚辰閩既内附仲子元德入京師獲事濟陽王以慎重有材略見親幸辛卯署府戶計總管大德癸巳長子宗榮亦授梅州長官至大戊申元德始謁告南還省墳墓十月二十有四日遂

啟殯合葬於湖山距家半舍而近立祠墓下復先世田
三十畝奉烝嘗亡何宗榮死元德以禮瘞之先塋之旁
之湯山撫其孤嫠經紀其家事畢還京師皇慶壬子夏
六月謁余於禁林聽其言觀其行蓋孝友純慤人也狀
乞表其先人之墓嗚呼自古承平子孫稍自樹能不失
其世者亦可以為賢矣一旦臨患難狼狽顛踣公卿降
而皁隷為負販為盜賊姦宄藐不知先世為何若元德
者遭變故失怙恃投身艱棘居數千里外歷三十餘年

自致貴富依依追逺卒復故初有承平士大夫所難者其先世之澤可見巳宜得吾文按三友字棊得年五十二配張氏有賢行得年五十五子二孫男四女一銘曰方時之擾擾生不得禮其死存不能保其亡匪惟爾邪餘三十年去者復死者塟祭有田孝友以光曾幾人何則惟爾臧惟後之慶

處士聶君墓誌銘

處士聶君諱復孫字仁甫居盱水上世仕宋曾祖諱有

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事贈少師祖諱子述華文閣學
士宣奉大夫衛郡開國公贈少傅父諱世清承直郎武
岡軍判官君生承平時翛貴富能謙謙謹篤以賢子弟
自好宋亡天下為元君獨以長厚為鄉里所親善人用
不忍侵犯克全其家余去时三十年而歸盖靡然異矣
君褒衣博帶周旋揖遜未嘗見其斯須之忽造次之失
雖豪奴悍吏卒然遇之莫不退然自喪鞠然以慕豈偶
然耶余常舉為子弟勸夫天下之俗與時遷移强者挽

之於前疾者驅之於後守而不易其所者寡矣少年自
信為行老而逆施者有矣平居以學自勵出悦紛華者
有矣盱之人稱信厚有古君子之風者惟君與曾履祥
然履祥名顔瑞亦世家仕咸淳間且光顯矣竟以處士
卒君初以大父澤授登仕郎未調而革命遂終身焉至
大庚戌七月四日卒得年七十二初娶鍾六年而沒無
子再娶趙生三男鈞錡公亮一女適張子言先十五年
沒孫男三公旦公晉汝郎女一許嫁饒普曾孫男申郎

君有弟曰渙孫埜世其孤銳方襁褓君長育之教訓而冠昬之無子又以公亮子之故惟鈞錡為之服以其年月日塟南城縣太平鄉大義之原書來京師乞銘余觀盱之盛族聶氏之子孫彬彬然必其先世之積也厚繼而承之者賢耳堯舜萬乘之主且大聖人也子一不肖國非其國况士大夫之家乎銘曰

猗歟處士戎承于衛周規折矩内仁外義嗟時之人毋忝厥世處士是式以畀後嗣

雪樓集卷十八